

顾城、雷米 著

英 究



珍
藏
全
本

英

儿



顾城、

雪米著



(京)新登字 124 号

英 儿

著者：顾城 雷米

出版：华艺出版社(北京东城朝内南小街拐棒
胡同一号，邮编 100010)

发行：华艺出版社
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：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插页 1/16

印张：10.25

字数：213 千字

版次：1993 年 11 月第一版 第二次

印数：50001-150000

书号：ISBN7-80039-891-9/I·397

定价：8.20 元



顾城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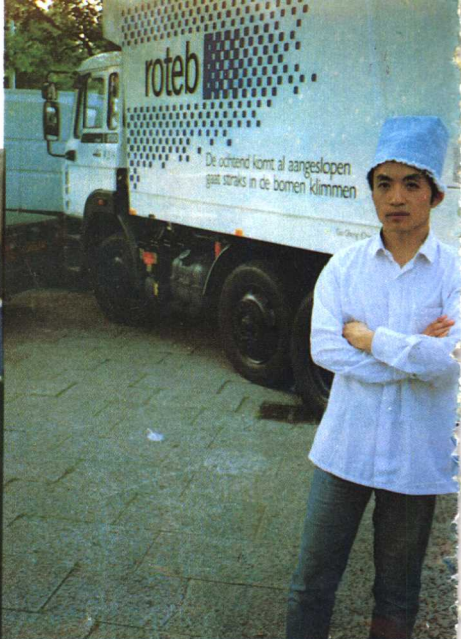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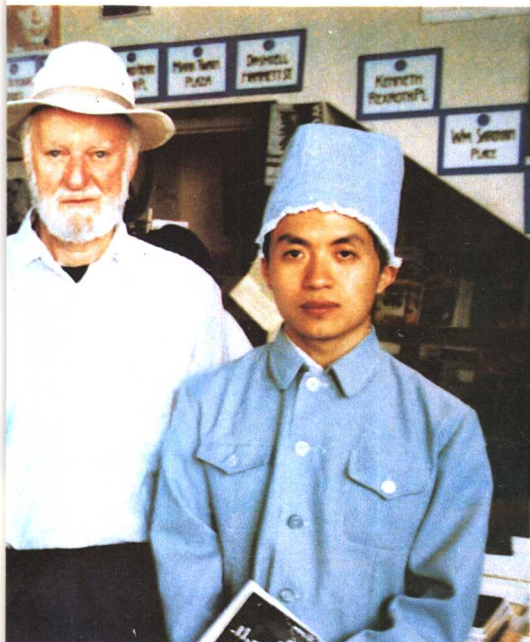


谢烨（雷米）像



顾城、谢烨与朋友在新西兰自己家中

一九九三年顾城在荷兰鹿特丹，
身后的车上印有顾城的诗句



顾城一九九三年与美国
诗人菲林格摄于旧金山



顾城一九
九二年与
捷克汉学
家戈利克
摄于柏林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作者顾城是著名的朦胧诗代表，雷米（本名谢烨）是其妻子。两人于1993年10月8日突然双双离世，《英儿》是遗留下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。顾城生前曾多次暗示亲友，小说写完后他将死去，他是不会看到书的出版的。

作者以童话般的语言构筑了一个十分奇异的童话般的理想世界，看去似乎完全是虚构，但却几近真实，是一部真切的情爱忏悔录，全书以女主人英儿和顾城的相恋为缘，出走为因，迭迭展开，淋漓尽致。描写了顾城和妻子及情人在太平洋小岛上的生活、情爱和阴差阳错。他一心渴望的，只是爱慕他的两个女子相互爱慕，以实现他女儿国的幻想。

这异样的幻影，最终驱使他走向毁灭。

本书文采斐然，极富诗情画意，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。

91705060

寻找自己的梦

——代序

顾 工

“爸爸，爸爸，我又想出来一首诗……”8岁的儿子顾城，每天从西直门小学放学回家，就沿着曲曲折折的楼梯、长长的甬道奔跑着，推开房门扑到我的面前。小小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。他大喘着气把他的诗背给我听——是塔松和雨珠的故事；是云朵和土地的对话；是瓢虫和蚂蚁的私语……

我凝视着他那深藏梦幻的瞳仁，时惊时喜时忧——8岁的瞳仁中也有忧患吗？是小白兔似的愁，还是小花猫似的忧虑？……他背诵完他的“诗”，也常常凝视。凝视在雨云下忙于搬家的蚂蚁；在护城河里游动的蝌蚪和鱼苗；在屋檐下筑窝的燕子……“文革”初期，有人在我们楼窗下马路对面的墙上，刷了条大标语，不知是贴反了，还是贴错了，马上被众多的路人围拢来，死死地缠住，揪住，按下头，用脚踢……顾城起初是从窗扇的缝隙向外看，后来他恐惧了，脸色惨白，

再不向窗外多看一眼。他越来越想躲开人，躲开眼睛，躲开喧嚣激越的声音，只想去那没人只有天籁的世界。

有这样的世界吗？当一辆破旧的卡车把我们的少量家具，连人一同载走的时候，在12岁的小顾城眼里，流露出迷惘也流露着喜悦——我们家是不是正在迁移到没有人的世界？！渤海荒滩上栖落着大群大群水鸟，翅膀时时拍击那像泥捏似的村落——连村落里的人也像是泥捏出来的，说着我们听不太懂的话，穿着比泥土的颜色更深的衣衫。

我被分配去养猪。我每天和儿子一起拌猪饲料，烧猪食。那土灶的柴火烧红不透明的早晨，映着我们灰暗的脸。儿子借着灶口闪烁不定的火光，翻看着一本破残的唐诗，他抬起有星云流动的大眼睛说：“爸爸，我和你对诗好吗？你有首诗叫《黄浦江畔》，我想对首《渤海滩头》；你昨天写一首叫《沼泽里的鱼》，我想对首《中枪弹的雁》……”我深深感动；世界上已经没人再读我的诗了，而他却记得。于是，父子俩真地对起诗来。……把每首即兴写的诗，都丢进火里。儿子低声说：“火焰是我们诗歌唯一的读者。”

喂猪是我们父子流放生涯中最大的乐趣，在没有散尽的寒雾中，把一大桶一大桶热气腾腾的猪食，倒进猪圈，倒进猪槽，看着那些饥饿得发疯的猪来争食，实在太激奋了。儿子给每头猪取了个名字：“老病号”、“老祖宗”、“八百罗汉”、“饿死鬼”……真的，由于缺粮缺饲料，每头猪都饿得脊骨突露，鼻尖毛长；有时竟相互撕咬，你噬它的耳朵，它啃你的尾巴……

饲料危机是最大的危机，我们只有打开猪圈去放牧。几十头毛色不同、性格各异的猪，在海滩边，在潍河旁，咕咕

啾啾、呼呼哧哧地咀嚼着野草和没有挖尽的红薯根、萝卜叶……中午，初夏的阳光已经有些温暖，我和儿子就跳进这即将入海的水流里，尽情浸没和扑腾……没有人，只有云和鸟和太阳，还有远远的草地上正在觅食的猪。草有些绿了，更绿了——盛夏来到。赤裸裸、水淋淋的儿子伏在沙滩上晒暖。他的手指却伸进砂砾中写诗：“太阳烘烤着地球，像烘烤着一块面包……”

几年后，我们被允许回北京——由于林彪在温都尔汗的荒野上爆炸，我们这些被迫害者就有了点儿希望。车轮又把我们带回旋转着许多车轮的社会。此时，和猪和海洋、天空一起生活了几年的儿子，已长成真正的英俊少年。他从寂寥而壮阔的生活中，带回几盒在草棵中采集的昆虫标本和两册自写自编的诗集：一册自由体，名《无名的小花》，一册格律体，名《白云梦》。随后，生活就给他上紧了发条。他比时钟更紧张，更匆忙。他去街道服务所里干活，掏阴沟、爬到楼顶去刮顶棚铁锈、筛石灰、拉大锯、刨树根、油漆家具，在高温熔炉旁拌糖浆……他狂热地劳动着，好像真成了枚万能螺丝钉。

一个生日又一个生日，都在恼人的轰响声中过去……他开始看书。正好，我们当年被抄走的书籍，零零散散地发还一点，不到三十分之一吧，但总算有点书了。顾城的狂热于是转了方向，没日没夜地沉浸在越堆越高的书中。他把过去细看过的两大本《辞海》重新扫瞄；他读所有的诗歌、小说、哲学、科学、政治经济学……他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，像复印机似的，常常一个通宵就能翻完厚厚的一叠。我不相信。我推醒在晨光中熟睡的顾城：“你真的全看完了?!”“嗯，嗯，”

儿子睡意惺忪，睡眼朦胧：“全看完了，昨夜，这《悲惨世界》……”我更难相信。我随便翻开雨果写的一个章节：“你说说，‘往往寄托就是断送’这写的是什么？”“哦，这是写小珂赛特寄养在坏蛋家之后……”“呵，一点不错，果真一点不错。”我又翻开另一本书……

顾城白天朦朦胧胧，夜晚却精神特大。他室内的灯光几乎是彻夜不熄的。梦幻，分不清月光和阳光，时时在伴随着他，萦绕着他。白昼午睡和黎明欲来没来时，是他写诗的最好时刻。儿子写诗似乎很少伏在桌案上，而是在枕边放个小本、放支圆珠笔，迷迷糊糊中幻化出来飞舞出来的形影、景象、演绎、思绪……组合成一个个词汇、一个个语句，他的手便摸着笔，摸着黑（写时常常是不睁眼的）涂记下来。有时，摸到笔摸不到小本本，他就把句子勾划到枕边的墙壁上——他睡的墙头总是涂满了诗，还有许多用漫画笔法画的小人小狗小猪……他那后来传诵一时的：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/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就是在这样的迷蒙中，幻化中，受积聚到一定程度的灵感的迸发冲击，涂写到墙上去的——犹如云层激发出雷电……

顾城开始了他的投稿生涯。在这方面他好像也有点朦胧。他并不研究每个刊物的用稿标准，只是把那些大小刊物名字事先写好信封，一大叠，用的时候，就把诗稿自上而下顺序一装，碰到谁就是谁，从《人民文学》到县办刊物，一律平等。

我们家的门常被敲响了，一些青年带来了他们的理解和迷惑。顾城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同他们讨论他的《远和近》《弧线》等等。那个时候“朦胧”是让人难解又兴奋的事，我们

家也常常争论探讨。奇怪的是，我那不朦胧的诗却从来不引起争论，又总是在报刊较为舒适的位置上安憩。

顾城也在诗中描绘过他憧憬的爱情：

我想画下早晨
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
画下所有最年轻的
没有痛苦的爱情
画下想象中
我的爱人
她没有见过阴云
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
她永远看着我
永远，看着
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

1983年顾城结婚后回北京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。他睡醒来便去种丝瓜、扁豆，有时去讲课。他越来越能讲，也越来越沉默。有一次，我俩应邀去周口店讲课，我讲了过去的事，他也讲过去的事。我讲的是战争、烽火，布满尸体的山谷、哭泣的孩子；他讲的却是文化大革命，那寂寞危险的日子，他所爱的鸟，他所梦想的人和他的昆虫故事……

他好像看着远处讲话，说他要到山上筑一座小城，安一门金属的大炮，养一些兔子，“我是一个王子/心是我的王国……”“蓝海洋在四周微笑/欣赏着暴雨的舞蹈……”所有听的人都很安静，好像被他带进了一个童话世界，只有他一个

人还向前走着，好像在继续他儿时未完成的游戏……

后来他真的走了。1987年去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，又去了英国、法国、美国、瑞典……走进一个个诗歌的盛会，推开一所所大学的门扇（我怎么也不明白，他这个小學生是怎么变成一个大学研究员的）。他在那些国家的课堂里、讲台上，依旧穿着浅灰色的中山服，眼睛向远处看着。他讲中国的古老的寓言和最新的诗，……

顾城从诞生、学语、到如今，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梦；有时是远古的神明，有时是黎明鸟的叫声。从他的诗里，我依旧可以听到他从走廊尽头跑过来的脚步声，他推开门，他推开门，推开一重重的厚重的门……

目 录

寻找自己的梦

——代序 顾 工 (1)

本书指南..... (1)

引子..... (5)

上篇：英儿没有了 (13)

下篇：英子手上有一个苹果..... (103)

回家

——顾城最后一首诗..... (305)

恶梦与惊醒

——代跋 刘震云 (308)

本书指南

那个小英子啊 飞到海天里去了
那是她的家 她的海盟

顾城在离国前夕和妻子雷去看一个他们都很喜欢的女孩——英儿。他们认识了很久，可是只见过几面。英儿是学中文的女学生。

顾城和英儿在告别的最后一刹那，确定了他们的恋情。

顾城和雷离开了中国以后，走了数国。最后，在新西兰的一个小海岛上，找到了他们的归宿。那好像是一片原始丛林，顾城在那里开始了他理想的垦荒生活。他和他的妻子雷一起，搬石筑地，采贝养鸡，喝雨水烧木柴，他们的孩子木耳长到了两岁。

在这种异想天开的生活里，顾城和雷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顾城的理想是要摒弃一切社会生活，甚至更进一步，要把桃花源化为太虚幻境。而他的妻子则在现实的绝壁面前，感到应当还是过一种比较正常的生活。她不顾丈夫的反对，开始与人交往，做陶器，赶集，由于她天性乐观喜爱助人，赢得了岛民的尊敬，生活也开始有所改善。顾城却感到他正在滑

向社会的途中，他把理想寄托在一直与他通信的英儿身上。

雷也喜欢英儿，她无私的天性使她能理解到所有真切的感情。她看了英儿写给顾城的诗之后，英儿的绝望打动了她，她开始帮助她。她进城以自己的名义为她做了担保。并拿出仅有的钱为英儿买了到新西兰的往返机票。

他们在机场见面，双方都有点陌生。时隔三年，英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已经由一个纯情的女孩，变成略谙世故的姑娘了。她牧歌式的理想在蚊子和跳蚤面前变得无以适从，而当年在讲台上光辉夺目的偶像，竟然是一个在树林里搬石运木的“野人”。

顾城和英儿都陷入困惑之中，为了打破幻象，偿付恋情，他们同宿。

情爱并没有使他们走出困境。顾城在绝望中一天天画画，英儿与她在岛上认识的干妈玻格出游，回来就住在不远的玻格家中。

在矛盾的生活中，雷依旧关心着英儿，使她渐渐产生了依恋之情。英儿一直弄不清雷的想法，当她发现雷可以为她做一切事情的时候，她感到惊讶。

雷把最好的房间让给她，为她做衣、找工作，在她为身份（绿卡）苦恼的时候，雷捷直地说要离婚，让她和顾城结婚。英儿终于感动了，也反省到自己的个性和布尔乔亚生活的虚伪。她开始赞叹和关注雷的性情，同时也感觉到自己秉性中真实的需要。

雷和英儿一起嘲笑顾城的生活法则，她们打破了他的固执开始到小镇上打工、购物、喝咖啡，顾城忿怒又略感欣喜。无意中，英儿和他的情爱正在一天天加深，他们了解了彼此

的欲望和秉性，强烈敏感的情欲使他们逐渐和谐。但最使顾城醉心的还是英儿和雷在一起生活的和美场景。他看到她们在一起行走，就好像看见了童年的梦幻。

顾城不仅在生活中是个异样的人，而且在情爱心理上也十分反常。他无法摆脱少年时对女性遥远陌生的崇拜，他欲望强烈，但又憎恨欲望；他爱他的妻子又不断伤害她。他自卑，认为男子污浊，而女孩是上天无尘的花朵。他无法实现的爱，使他幻想女孩之间的恋情。

这种绝对女儿国梦想，不仅使他陷入绝境，而且给他渐渐长大的独子造成了麻烦，在绝望中他企图自杀，但是英儿帮助了雷，他和英儿离开家，在另一个山谷住了一个冬天，一直到雷把木耳托付给对面山上的朋友玻格家为止。

雷虽然在不幸中，却依旧关心着英儿和许多人，她帮助英儿办好绿卡，给他们送去了钱和各种用具。使顾城在她无私的品性面前无地自容。

英儿拿到绿卡后，开始放心大胆地生活。她开始把自己和雷都当成顾城的妻子，她在雷身上感到了生命的活力。她有意无意的学着雷走路、笑，处事的态度，蔑视外界的生活感到一种骄傲。她敏捷地谈笑为雷所欣赏，在他们并不富足的生活中充满了一种率真的情趣。

英儿唯一不安的是父母对她的期望，她不得不在信里编一点故事，满足他们。

他们在一起构想未来生活的一个新家园，这个希望使顾城重新走进社会，他在英儿的鼓励下离开海岛，到地球的另一端 B 城去工作一年。

在B城，顾城和英儿继续通信。英儿告诉他岛上的事，她开始像雷那样关心好多别人。她在信里告诉顾城，一个过去被他们称作老头的洋人，在城里教授气功，雇她去给人做按摩。这件事使顾城十分不安，总想立即回岛。

老头到处招引女人，整日无所事事；吸毒，早年与黑社会也有联系，躲在岛上避风。他似乎颇有点武功，是岛上著名的老花花公子。

雷对顾城的担心不以为然，认为英儿不会那么傻。英儿的又一封信说：老头和他的第三任妻子结婚了，一个德国女人，每天逗逗那个女人的男孩。想到老头和英儿年龄悬殊，顾城才微微放下心来。

顾城日夜盼着回岛的日子。在行期将近的时候，他意外地在电话里（对方正是夜间）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时过不久，岛上有人告诉他们：英儿和老头同时失踪。这意外的打击使顾城几乎发疯。

雷四下寻找英儿。经过辗转的电话，传来英儿的口信。她说顾城的一切与她无关。

顾城决定自绝。

接着电话又传来英儿的回话，意思是说顾城死不死她不管，她带走了一切东西，都安排好了。这句话使顾城猛醒：英儿在等待他的死讯。

顾城见到英儿多年前的挚友晓南。他们一起看当年的照片。最后的疑问是：英儿是不是在利用这件事呢？